



## 皈依佛門

孟小冬上海之行，總算沒有空手而歸，心情似乎好了許多。倒不是因為得到一筆補償費用，更重要的是討回了一個公道，贏得了一絲尊嚴。

這年秋天，天津沙大風主辦的《天風報》發起賑災義演，孟小冬高興地應邀於九月十七日在春和大戲院獻演一齣《捉放曹》。由於息影有年，久不登台，故使愛好孟小冬藝術的觀眾望穿秋水，而今偶爾一演，舉座歎賞，令人折服。觀眾發現她雖不常出台，但嗓音仍然清亮，行腔使調一宗老譚；說白做工，亦均摹擬譚氏，惟妙惟肖。因此都說，聽孟小冬之戲，比聽小余（叔岩）尤為過癮，百聽不厭，實非溢美。通過這次義演，孟小冬深信，她在觀眾中有巨大的號召力，仍受到廣泛的歡迎。

孟小冬在春和戲院演完義務戲，接著是號稱「舊譚」領袖人物的言菊朋，在春和連演三天營業戲，上座極佳。孟小冬早就嚮往言氏藝術，認為這是一次很好的觀摩學習機會，乃邀友朋連日去為言菊朋捧場。

在此之前，孟小冬曾向言菊朋請教並受其指點過，但未拜師。這次在天津有幸相遇，意欲正式立雪言門，乃託沙大風說合，言菊朋欣喜允諾，準備擇日正式行拜師典禮。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二日，《北洋畫報》上有一篇署名「春風」者寫的題為〈孟小冬拜師——「言菊朋之第一女弟子」〉的報導：

女伶中唱老生者，今日當推孟小冬為巨擘；蓋其嗓音純正之中，具蒼勁之韻，可稱得天獨厚，而使調行腔，既非凡響，神情做派，亦異俗流，落落大方，自非尋常女伶所可比擬也。顧小冬尚謙然以為未足，將於百尺竿頭，再進一步，以期深造。此前言菊朋來津，在春和露演，小冬排日往觀，悉心體會，深為折服，近日乃請人介紹，欲拜菊朋為師，俾可請益。菊朋亦以小冬為女伶英才，

欣然允諾。小冬已專函邀請菊朋蒞津，將擇吉行拜師盛典。聞菊朋日內即可就道。小冬之譚腔，大都均得自琴師孫老元，今又得譚派專家之言菊朋為之指授，他日藝事之精進，自可預卜，故特記之。

從這篇報導內容來看，孟小冬拜言已不成問題，但後來就沒有再見到或聽到正式舉行拜師典禮的消息，似乎還是未能拜成。原因可能有二：第一，孟小冬在津獲悉家父孟鴻群病危消息，趕回北平預備後事，當時天津一位名記者張雷公還特地專程赴平，襄助孟小冬料理一切。孟鴻群於次年二月在平寓逝世。孟小冬守孝百日，益形消瘦。

第二，這時期的言菊朋雖剛年過四十，正當壯年，由於家庭及社會的一些影響，心情常感不快，嗓音發生了變化，中氣不足，那種滿弓滿調的譚腔，已感力不從心，為了養家糊口，堅持演出，只得另行設計新腔，以適應衰退的嗓子。比如後來被稱為言派代表作之《讓徐州》、《臥龍弔孝》、《賀後罵殿》、《上天台》、《白帝城》等劇目，都是這個時期的「新產品」，受到一部分觀眾的歡迎。大量佳腔的出現，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，但也有一批守舊的老觀眾，乃至業內人士不能接受，斥為「怪腔怪調」，或「字正腔不圓」等，進行諷刺挖苦，這對言菊朋無疑是個沉重的打擊。他對孟小冬上門求教，還是照常熱情指授，並仍以譚派正宗戲目授之，如《南陽關》、《捉放曹》、《御碑亭》等，但對正式興師動眾舉行拜師典禮儀式，言菊朋似乎一下子提不起精神，也就擱置下來了。不過言孟的師徒關係，還是得到公認，無有疑義。

孟小冬拜師言菊朋多有周折，但不久卻在天津正式拜了與言菊朋同齡、從上海來的京劇票友蘇少卿為師。

蘇少卿（西元一八九〇至一九七一年），江蘇徐州人。青年時期曾做過話劇演員，後改學京劇。從陳彥衡學譚派老生，頗有造詣，

特別對音韻學更有精深研究。當時蘇少卿是上海明星電影公司駐津代表，經沙大風介紹，孟小冬於一九三二年九月三日在大華飯店設宴，正式拜師。應邀參加的有戲劇、新聞兩界聞人數十人。席間孟小冬手把酒瓶為蘇師斟酒一盞，以代叩首舊禮。並備有紅紙盒一個，遞呈其師，內盛衣料一塊，用代贄敬。

對於孟小冬拜票友為師，當時很多人不理解。有人說：「孟小冬近年以來，先後所拜之師，計有言菊朋、楊寶忠、蘇少卿三人，若論實際，言楊之地位既不如小冬之優越，而少卿尤非內行中人。」而孟小冬本人又是怎樣看待的呢？她常對人說：「三人行必有吾師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孔子曾教導他的學生要『不恥下問』，韓愈則認為『不恥相師』，就是說，任何人都不能把向別人請教學習當作可恥。韓愈在〈師說〉中還說道『聖人無常師』，是說一個人在成長的道路上，其投師可以不固定於一人。因為『聞道有先後，術業有專攻』，只要是能在專業和技術本領方面對己有所教益，不論貴賤長幼，都應當拜他為師。」

孟小冬引經據典，說得別人皆心服口服，其後她甚至還拜過名旦荀慧生為師。其實梅蘭芳更可以算得上是她的老師了，因為後來在香港時，她的許多學生都驚奇地發現，孟老師的許多梅派戲、荀派戲都能連唱帶做，示範表演，如《貴妃醉酒》、《紅娘》、《游龍戲鳳》等，其水平之高，身段之美，簡直超出一一般旦角演員。

正當孟小冬孜孜不倦、專心致志地投師深造，以求更上一層樓之際，不料又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。它真像十二級大風夾著豆大的雨點突然向孟小冬襲來，而且來勢兇猛，打得孟小冬暈頭轉向，不知所措。那就是在天津一家大報上忽然登出了連載小說，乃用化名影射孟小冬與梅之事，含沙射影地說某名坤伶向某名伶敲詐大洋數萬，並把五年前發生在東四九條馮宅的綁架殺人案重新提了出來，甚至懷疑這件事的罪魁禍首可能就是某某坤角……還有那個兇犯大學生又如何如何。社會上一時謠言四起，

輿論沸然，越傳越離奇。此外，還提出某坤伶「是否再嫁？」「將嫁何人？」「有無意中人？」等等。

這些都使孟小冬目不忍視，耳不忍聞。因為是小說體裁，還作了種種虛構，但由於並未指名道姓，也無法抓住對方把柄，予以評理。孟小冬面對這一突如其來的打擊，感到無法忍受，只得背人飲泣，即使滿身是傷，也難訴說，真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。她無奈地發出感歎：「人言可畏啊！」在新社會成長起來的人也往往會有此感慨，更不要說生活在舊社會的女藝人感情特別地脆弱了。孟小冬經此打擊，身心健康受到嚴重傷害，從此心灰意冷，一蹶不振，情緒跌落千丈，對於舞台生活，深感厭惡。她終於看破紅塵，來到北平拈花寺特拜住持量源大和尚為師，隨女檀越行列中，虔誠禮佛拜懺，舉行了皈依三寶典禮。

有人說，孟小冬雖拜了大和尚為師，皈依三寶，但並非出家、遁入空門之意，而是在寺中受過「三皈依」禮節，成為在家信佛的教徒。所謂「三皈依」，即信仰佛教的入教儀式。在佛僧前，焚香禮拜，長跪合掌，至心發願，誓言：弟子某某人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如是三稱；又言弟子某某人，皈依佛境，皈依法境，皈依僧境，如是三稱。所謂「三寶」者，即表示對「佛、法、僧」三寶歸順依附。誓言時，「佛、法、僧」三寶缺一不可。

自此以後，孟小冬不再粉墨登場，而是一心向佛，以求身心清淨慈悲。開始執著地皈依佛門，用心至深。孟小冬曾恨恨地坦言：「婚姻不如意才促使我信佛的。」

言菊朋聽說孟小冬潛心念佛不再學藝，後來他受到環境的刺激，也到廣濟寺去參禪聽道，拈香拜佛，而且還剃了光頭，披上袈裟，手捻佛珠，儼然是一個和尚了。有人問他近來盡做些什麼？他一摸光頭，笑說：「我當了老和尚了！」他還對人說：「我們雖然不便對它頂禮膜拜，可是這種佛法無邊的靈異表現，卻是可能的事

實，我們不能不去結這段善緣。」可見言菊朋的信佛，那真可以說是虔誠極了。

孟小冬信佛同她學藝一樣，也是多方拜師。她除了每天焚香念佛，頂禮膜拜，每逢農曆初一、十五，還一早即到寺院去進香拜佛，參禪聽道。寺廟也不固定一處，北平市內的拈花寺、隆福寺、廣化寺、廣濟寺等都留下了她的足跡。最遠還到過西郊潭柘寺、戒台寺，這兩座寺廟歷史非常悠久，聽老北京人講，「先有潭戒，後有幽州」。北京古稱幽州，潭、戒二寺建於隋唐，比幽州城的建立還早，大概距今已有一千四、五百年的歷史，孟小冬在戒台寺還拜了全朗和尚為師。

戒台寺以擁有全國最大的佛教戒壇而聞名天下，故又名戒壇寺。北京戒台寺的戒壇與福建泉州開元寺戒壇和浙江杭州昭慶寺戒壇，並稱為「全國三大戒壇」，而北京戒台寺的戒壇規模又居三座戒壇之首，有「天下第一壇」或「神州第一壇」之稱。這是一座雄渾肅穆、莊嚴偉岸的千年古剎。紅磚綠瓦，雕樑畫棟。古剎四周，蒼松翠柏，花木扶疏；環境清幽，風景秀美，一片世外桃源的幽美景色。

說來有意思，在孟小冬之前，梨園中的國劇大師楊小樓、譚鑫培、余叔岩、馬連良等，幾乎都與戒台寺結有善緣。他們不但來此燒香拜佛，而且每年都要在此小住數日，有的還帶著全家一起來。例如余叔岩的次女余慧清在一篇題為〈在父親身邊的日子〉的文章中曾有如下記述：

母親在世的日子，一到春天就去西山戒台寺住上一個月，那時山區很苦，一些貧苦人家，每天連窩窩頭都吃不上，甚至有的人一輩子連白麵都沒吃過。父親就常常叫寺裡的和尚齋房做一頓素炸醬麵給這些人吃。

父親還常帶著姊姊、我和舅舅（陳少霖）一同到山上走走，有時到大觀音洞或小觀音洞去玩。我們每人都手持一杖以備爬山用。有一次快走到小觀音洞，姊姊一下子滑下山坡，說時遲那時快，舅舅趕緊用手中那根棍子遞給姊姊，總算把她拉上來了。我們又去大觀音洞，洞內黑漆漆的，每人手中都舉著一支火把，洞內到處是蝙蝠，還有泉水，因為有回音，泉水的聲音特別響，姊姊和我都不敢進去。到了晚上，父親又帶我們去財神廟，我們每人手持手電筒，據說站在財神廟往下看，就能看到狐狸煉丹，但是我們什麼都沒看見，只是傳說得很神秘可怕吧！

（詳見《余叔岩與孟小冬唱腔集》，同濟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二月版）

號稱「伶界大王」的譚鑫培與戒台寺的「善緣」更不尋常，他長年向戒台寺進行佈施，還與戒台寺住持妙性和尚有著多年的方外之交，幾乎每年夏天都要來此小住，一是為了避暑，二是參禪悟道。清光緒年間，譚鑫培在戒台寺受了「五戒」，正式成為一名家居的佛教徒，人稱「譚居士」。譚鑫培晚年對佛教更加尊崇，希望通過佛教使自己得到解脫。他向戒台寺住持妙性和尚提出，「願假寺中一席之地，永作佳城」，以使自己百年之後得到佛祖的恩護，明確表示了自己死後要葬在戒台寺的願望。妙性和尚將戒台寺的廟產，位於栗園莊村的十二畝香火地送給了譚鑫培，作為墓地。民國四年，「戒台寺當代住持達文和尚踵先師之遺志，為之栽種樹木，修造墳園，督工營造，次第告成」。譚鑫培於一九一七年去世後，即葬在了戒台寺為其所建的墓地，戒台寺並派人看護，按時祭奠，現此墓尚存。

（樹森編：《戒台寺》，北京市戒台寺管理處印）

孟小冬十分崇敬譚鑫培、言菊朋的「善緣」之說和「善緣」之舉。她也不時地為各寺敬香佈施，恤孤憐貧，幫助別人解憂排難。特

別在一年一度的「九皇會」時，更是慷慨捐款。「九皇會」為梨園界之吃素節，過去每年籬菊綻黃之時，於農曆九月初一至初九，梨園界有一個要吃九天素的行業習慣。他們認為大家平常穿的絲綢布緞，用的香油、冰糖、香蠟、活雞，每年浪費糟蹋了不少，是一種罪過，有罪就得向主管神「北斗九皇」來請罪，其方式是吃素、唸經、燒香、辦「九皇會」。

「九皇會」在北平梨園會館舉行，祖師堂前，香煙繚繞。由這九天沒事的演員扮的「大老道」、「小老道」來念一天三遍經。初三、初六、初九三天是主日，每個演員都要換上殿前準備好的草鞋，進殿參駕、燒香。殿內供著九皇紙像，像的周圍是各色菊花襯托，燒香、參駕後一起吃素菜、素麵。這九天中，演員家家備足小磨香油、胡蘿蔔、豆腐、大白菜，在家也是不動葷腥的，直到初九晚上送駕時為止。這九天的費用是各班捐湊，所焚之香門，均為名伶供獻，孟小冬敬獻最多，每次約一百餘元，足見孟小冬虔心禮佛之一斑。

